

以口夸印象

韦一

走进以口夸诗意栖居的小镇
这个向阳而又蓬勃生长的地方
几只袜子惬意晾晒在屋檐下

沐浴阳光
两只素色的向东
两只条纹的向南
拉近生活的气息
从儿童放学归来早
到秋日的思念墙壁上
无数动人的诗句在呢喃

昔日粮仓
变身热闹舞台
迎来骚人墨客 红颜白发
演绎悲欢离合
孩子们的诵唱是全场最悦耳的声音
叽叽喳喳
我诧异于
那棵盘根错节开花的黄连茶树
据说在村子里已生息千年
池塘边也有一棵叛逆逃学的年轻黄
连茶树
身体大半裸露
逃离
只剩一支须根挽住大地

菜园边
有一扇像归有光家的门
常闭而不常开
院墙低矮
抬脚就可跨越
有个院子传出花灯小戏
却只闻声音总不见主人
碾米房的玻璃窗
像是破碎了好多年
机器扬起的粮食粉尘
定格在某个瞬间
阳光在秋日午后
溜进古老的杨家大院
偷听诗人斑驳的声音
以口夸

从日升到日落
悠闲地栖息
看着高架桥上那些
慌慌张张的车辆
以口夸的牛、狗及其他
(作者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在弥渡看月亮升起

阿尼姑娘

群山收拢暮色
白雾正沿着青瓦流淌
风掠过小河流水的旋律
把时光揉碎成潺潺波光
我数着炊烟次第熄灭
目送最后一盏灯笼沉入梦乡
山峦忽然睁开星辰的瞳孔
月亮踩着银纱，攀向云朵的脊梁

月光漫过青石板的褶皱
照亮岁月吻过的每道沧桑
小河驮着月亮轻轻摇晃
岸边三弦琴仍在低吟离殇
弥渡的月亮化作阿哥剪影
在歌谣流淌的地方徘徊凝望

山风掠过耳畔
似温热耳语摩挲心房
唯有月光将思念悄悄收藏
千年月光未曾变色
落进茶马古道斑驳的辙印
跃入火塘跃动的星火
映亮游子遥望的月光
此刻我站在银辉中央
任凭思念疯长成你的模样

当月亮攀上中天
每一缕清辉都在诉说——
你是心头永不褪色的月光
小河淌水永恒的回响
(作者系弥渡县作协会员)

山楂熟了

张学华

山路拐弯的地方
风在数着红果
一串两串三串
那棵驮背的山楂树
举着满身红灯笼
照亮了极地的寂寞
落日是个镀金匠
把光揉进每道疤痕
结痂的虫眼，鸟啄的缺口
都变成沉甸甸的圆满
摘果人的手停在半空
忽然想起母亲
土布围裙擦亮的清晨
糖罐边碎碎的叮叮
牙齿咬破秋霜
酸得云彩直接皱起眉头
刚要埋怨，却发现
甜正从一丝一丝往上爬

就像那些年
把酸涩含在嘴里
等它慢慢变软
等日子把酸果子
都揉成蜜融化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达普洛的月光

胡争艳

说起来，我惦记达普洛有些年头了。先前在电视里见过达普洛村的新闻，镜头里的人们背着竹篓在茶丛里钻，身后是盘在山腰的路，远处是直插云天的山。说不清是那片绿打动了，我还是山里人的笑勾着我，心里总像揣着个念想，盼着能亲眼去看看。

去年初夏，我们去福贡县腊竹底村办事。那里是怒江大峡谷的北段，天气跟娃娃的脸似的，说变就变。我们原本打算事一办完就回的，没想到刚到腊竹底就撞上瓢泼大雨，只能在村里歇下。晚饭后雨突然停了，天边还挂着一道淡淡的彩虹。有人提议说：“我们去达普洛村看看吧。那里的月亮，能把山里照得跟铺了层银似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正是我念叨了好久的事情吗？忙不迭点头。从腊竹底往达普洛去，路是顺着山势往上绕的，窄窄的水泥路像根带子缠在山体上。车窗外，玉米秆子蹿得比人高，叶片上还挂着雨珠，风一吹沙沙响。路边的野花沾着水汽，紫的、黄的，星星点点嵌在草丛里。

越往上走，雾气越重，像轻纱似的裹着树、裹着山。突然，车子拐过一道弯，路一下子平了，眼前豁然亮堂——成片的茶园顺着山坡铺下去，一层叠着一层，像是给山坡披了件绿衣裳。远处的怒江在谷底闪着光，通往茶园的路细得像根线，弯弯曲曲绕进竹林里。

“这不就是桃花源嘛！”有人喊了一声。我们跳下车，往观景台跑，站在高处往下看，连呼吸都觉得顺畅了。

正看得入神，天色慢慢暗下来。月亮就从碧罗雪山后头爬了上来，银闪闪的光像淌开的河水，漫过怒江两岸鳞次栉比的房屋，

漫过我们眼前山坡上的茶园，连对面碧罗雪山上的白雪，都被染得柔和了些。

与我们同行的阿邓熟门熟路，领着我们往村委会走：“李书记和村主任在等着呢，尝尝他们的茶。”

村委会的屋子不大，墙上挂着脱贫攻坚期间获得的一大片奖状，桌上摆着好几个纸皮罐，揭开盖子就有茶香飘出来。李书记是个皮肤黝黑的汉子，递过茶杯说：“尝尝白茶，今年的新茶。”村主任在一旁笑着补充：“以前哪有这光景，这坡上全是玉米地，种一年收的粮食够吃就不错了，哪敢想赚钱。”

他说这话时，手指在茶杯沿上轻轻敲着，眼里带着感慨。

2017年，村里刚刚改种茶叶时，好多人犯嘀咕，祖祖辈辈种玉米，突然改种这金贵玩意儿，能成吗？村党支部带着大伙跑政府、找专家，把省农科院的专家请到山里来，手把手教修剪、施肥。“你看现在，”村主任指着窗外的茶园，声音亮堂起来，“这茶不用化肥，靠着雪山融水和雾气养着，好多老板都抢着要哩。”

他给我们续茶时，裤腰带上车钥匙叮当作响。“去年我家卖茶挣了三万多，也有的人家挣了十多万的，给孩子在六库都买房子了。”说这话时，他眼角的皱纹都堆成了花。

正聊着，阿邓不知道从哪里抱来个竹筐，里面装着“邦奔”“笛哩图”，还有几副竹口弦。“我是傈僳族非遗传承人，给大伙整一段。”他把乐器往腿上一放，笛声就顺着窗户飘出去了。没多久，院里就凑了十几位村民，有刚从茶园回来的，裤脚还沾着泥，有抱着娃的妇人，娃娃的小手抓着妈妈手上的金镯子。他们跟着调子唱起来，脚在地上打着节拍，月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

我和同事也跟着晃身子，一位穿一身牛仔装的大姐拉着我的手说：“以前穷，哪有心思唱歌，现在茶卖得好，日子顺了，嗓子眼就痒了。”

后来，我跟着几位茶农去了茶园。月光洒在茶丛上，叶子上的水珠亮晶晶的。我问一位戴着草帽的大叔：“怎么晚上还来茶呢？”他手里的篓子已经半满了，笑着说：“这扯芽头好，有老板订了的。到大热天再来的话，水汽重，炒出来不香。”

他的手指又粗又壮，指甲缝里都没有半点泥，一碰到嫩芽就灵活极了，两指一捏，一拧，芽头就落进篓里。“你看这月光，比电灯还亮堂。”他抬头笑时，牙齿白得晃眼，“这芽子就是金疙瘩，我家姑娘上大学的钱，全靠它们呢。”

旁边的大婶也搭话：“以前种玉米，一年到头累得直不起腰，也就够吃。现在好了，采一季茶顶过去一年的收入。你看村里的新房，都是这几年盖的。”

我们学着采了会儿，手指被芽尖扎得有点疼，才知道这钱挣得多不容易。离开时，我买了两斤白茶，茶叶在袋子里轻轻响，像装了一袋子的月亮。

车往山下开时，我回头望。达普洛躺在月光里，茶园像一片安静的大海，村里的灯和天上的星星连在一块儿。

月光还在跟着我们走，照亮了路边茂密的草果林，照亮了刚铺好的引水渠。我突然明白，这月光不只照着现在，还照着将来。它见过村里的干脚楼房，见过村民们愁苦的脸，也正看着一座座新房冒出来，看着孩子们背着新书包往城里跑。

达普洛的月光裹着茶农的汗，裹着孩子们的笑，裹着一村人的热乎劲儿。

达普洛！我带回来的，不是茶叶，是一片发热的月光……

(作者系云南省作协会员)

光影长廊



初秋

唐·孟浩然

不觉初秋夜渐长，清风吹习重凄凉。
炎炎暑退茅斋静，阶下丛莎有露光。

梯田胜景 翁桂涛 摄

去沙溪，去有风的地方

李兴钧

网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若怀朝圣之心，当往西藏；若寻邂逅之缘，可赴丽江；若求心灵疗愈，宜至大理。而在大理诸多去处中，最能承载“治愈”功能的，当数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取景地——沙溪古镇。无都市喧嚣之扰，无尘世浮躁之累，唯有澄澈天光、灿烂暖阳与悠然自在的生活图景。

沙溪古镇坐落於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西南部，地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区，曾是茶马古道上通往西藏的重要驿站，素有“茶马古道活化石”之誉。自剑川甸南驶出高速公路，驱车30公里便可抵达沙溪。古镇街口矗立着一座大理石牌坊，其上镌刻“世界文化遗产肇宁名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两大荣誉标识，无声彰显着沙溪的历史分量。

说到沙溪，不得不提寺登街。这条被列入世界建筑遗产名录的古街，基本完整保留了明清时期的戏台、寨门与马店，石板街道、黄墙青砖灰瓦……诸多承载古镇记忆的元素，均完好留存至今。进入古镇，宛若踏入一段尘封的旧时光。街道两侧，古旧建筑错落有致，斑驳墙体镌刻着岁月的痕迹，默默诉说着过往沧桑。去时当天不赶街，未能亲身体验众人所言的“车水马龙”，实为憾事。据当地老人介绍，时至今日，古镇及周边居民仍保留着到此处赶集的传统习俗。每逢集市，人们会带来上山采摘的野山菌、自家种植的水果、手工熏制的火腿等特产售卖，随后再购置日用品归家。木雕、扎染等传统手工艺品店铺与咖啡馆、奶茶店等现代业态相得益彰，古朴韵味与现代文明在此和谐共生，尽显人间烟火气息。

路边沟渠水质澄澈，俯身细听，溪水

潺潺，或咕咕作响，或哗啦啦流淌；伸手触碰，溪流所指而过，凉意沁人。这灵动的溪流为古镇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治愈感，清澈的水流裹挟着落叶，缓缓汇入黑惠江。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以疗愈系的叙事风格，让沙溪古镇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却可唯以清新透亮的嗓音演绎该剧主题曲，将歌曲的意境推向极致，单是聆听旋律，便能让人内心归于平静。剧中“有风小院”如今更名为“薄荷咖啡店”，仍供应剧中同款餐食，已成为游客必到的打卡之地。脚踏石板路，行人不由自主放慢脚步，全然沉浸在这份宁静与古朴之中。这里安静惬意，仿若独立于尘世之外的另一个时空，温柔的风轻拂脸颊，温暖的阳光包裹周身，适宜静坐发呆、放空自我、疗愈心灵，任时光肆意流淌。

古戏台与兴教寺东西相立，将寺登街平分成南北两段，周边商铺林立，延伸至古镇各个角落。寺登街堪称沙溪古镇的“心脏”，此处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唯有悠闲晒太阳的老人与肆意奔跑的孩童，尽显生活本真。青石板路历经岁月打磨，愈发光滑，每一步踏下，都似在与历史对话，鞋底与石板碰撞发出的清脆声响，构成了古镇独有的乐章。沙溪的美，不仅在于其保存完好的古建筑，更在于它与自然的完美融合。正如有人所言：“沙溪不是景点，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尤其在寺登街的老茶馆中，三五茶客围坐品茗，每当当地老者，眼神中透着对生活的从容淡然；也有像我一样的旅人，静看阳光透过木窗格洒落，时光仿佛在此刻静止。

从东寨门出来，横穿一条街区便能看到黑惠江，横跨江上的玉津桥，得名于剑川州学司训师聂恭先生所题楹联：“石可成梁，如今不唱公无渡；津真是玉，到此方知水有源。”该桥为半圆环拱桥，设有石柱石板护栏，是世代居住在沙溪的白族先民田间劳作、外出经商必经之路。桥身

石板经过往车马行人长期踩踏，泛着青光，留下了坑坑洼洼的痕迹，满是岁月的印记。黑惠江被誉为沙溪古镇的“母亲河”，它如一条碧色彩带，环绕在古镇外围。黑惠江与玉津桥是沙溪极具代表性的景致——从远及近、从上至下，不同角度皆能领略“小桥流水人家”的独特韵味。值得驻足细赏。清晨看朝阳升起，傍晚观夕阳西下，晨曦与余晖中散射的浅白光，更让沙溪多了几分安静与悠远。

去的时候恰遇遇生歌手在桥边演唱，众人围坐在青石板上静静聆听，亦可点歌互动，氛围松弛自在。或许是干燥清新的空气，或许是明媚温暖的阳光，或许是阵阵轻拂的微风，沙溪仿佛形成了一道隔绝外界繁扰的屏障，让人忘却时间流逝。当焦虑悄然消散，注意力便回归自身，就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不自觉便放下了过去一年的所有遗憾与不甘。若想寻觅久违的祥和，品味简约优雅的生活韵味，沙溪无疑是理想之选。

沙溪古镇自带文艺气息，在小馆品一杯咖啡，于桥畔听一曲民谣，皆是惬意体验。走过诸多古镇，沙溪是我为数不多，愿再次到访的地方——这里无过度商业化的喧嚣，没有“三步一旅拍、五步一鲜花饼店”的同质化景象，唯有松弛的生活节奏、热情淳朴的村民，以及挥之不去的宁静与古朴。于我而言，这里便是心中向往的“诗与远方”。

若生活的压力让你喘不过气，不妨前往这“有风的地方”。来沙溪小住几日，即便什么都不做，只是静坐发呆、品茗聊天，或是读书散步，都能感受那份独有的惬意美好；若时间恰巧，还可赶上一场集市，亲身体验古镇的热闹烟火。在这里，你可以放慢脚步，聆听雨落的声音，感受古镇的呼吸，让心灵在这份文艺氛围中得到最纯粹的洗礼与升华。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热水塘：诗人的村庄

批娘

许多年前，哥布出版了一部诗集，叫《神圣的村庄》。这部用哈尼文和汉字书写的叙事长诗，就是诗人献给自己村庄的礼物。哥布在诗集里借当家人和女人之口吟唱：我们美丽的寨子/亲爱的村庄/为什么让我们如此快乐和安详。

许多年后，我来到了诗人的村庄——元阳县新街镇热水塘村。热水塘，用汉语来给一个哈尼族村庄命名，肯定有特殊的含义。热水塘，最先知道有个地名，就是在热水塘出了诗人哥布。在哥布的一篇文章里说，他的村庄附近有一处温泉，因此得名。

在我的家乡，人们说到一个地方，谈论最多的是这个地方出了什么样的官人，出了什么样的老板。如果一个地方出了官人或者老板，就会被认为这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我不知道热水塘有没有出过什么官人或者老板，我只知道热水塘出了诗人哥布。在我看来，诗人之于一个地方的意义远比官人或者老板重要得多。热水塘是幸运的，哥布通过写诗积攒起来的名气，让热水塘出现在人与人的口中，出现在大大小小的媒体。因为哥布，一首诗歌的作用。我们因为诗人的《日记》记住了德令哈，因为于坚的《尚义街六号》记住了昆明尚义街，因为普鲁斯特的《小凉山很小》记住了小凉山。

一个星期前，哥布打电话给我，叫我来到他的老家热水塘做客。是的，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只要有好事情，哥布他们总会想得起我。一个人能把另一个请到家里做客，这样的情谊不要说就知道有多深。因哥布和其诗歌，我对热水塘神往已久。现在机会来了，怎能不去？约定的日子到了。中午，我们从绿春出来，一路上不见阳光，天似乎要下雨。我和同行的陆建辉大哥在谈论，这样的天气实在不适合出游，不知热水塘那边天气如何。我们有点丧气。没想到来到热水塘片区，仿佛进入另一番天地，这里晴空万里，真是难得的好天气。似乎老天爷也知道，今天人们要欢聚热水塘，因此给予特殊的照顾。阳光照耀大地，秋风掠过山岗，我们的心情也变得舒朗。

进入村道，我们开了导航，但山路弯弯绕绕，岔路口很多，导航不能精准地报出路线。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路边一见到人，我们就问路。老乡们热情、耐心、仔细地跟我们说明热水塘的去路。我们穿过一个村庄，见到一男子，又一次向他问路。男子说，他也准备去热水塘。我们问是不是去哥布家。男子说是。正巧，我们把男子捎上。有男子带路，导航就不需要了。我们来到热水塘时，哥布还没有来到。我们闲来无事，在村庄里转悠。村人早已把村庄打扫得干干净净，为了迎接客人，他们还是用了心。村人都非常热情好客，主动向我们打招呼，邀我们到家里歇歇。村人把哥布的客人当作是自己的客人。我们向村

人问起一些哥布的事情，一说到哥布的话题，村人滔滔不绝，似乎讲三五夜也讲不完。看得出来，村庄里出了哥布，村人也感到自豪。我一直以为哥布是他的笔名，没想到这里的乡亲们也都叫他“哥布”。在乡里人口中，哥布的名声很好。都说哥布给村里做了什么事情，给村人帮了什么忙，都是一些赞誉之词。

热水塘背靠大山，前眺元阳老县城，四周山林和梯田环绕，村庄里有几棵大树守护，可谓是好山好水好村庄。站在哥布家门前的空地上眺望远处，我似乎看到了少年哥布背着书包和小米，走过那些层层梯田，走过那些弯弯绕绕的山路，去元阳老城读书的身影。那时的哥布或许还没有想过成为一个诗人，但应该想过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走出大山的怀抱，走向外面广阔的世界。

在诗人的村庄热水塘，在秋蝉最后一次微弱的叫声里，在秋日午后的阳光下，我又一次与诗人们相遇。彝族诗人吉狄马加，普米族诗人鲁诺迪基，哈尼族诗人哥布、莫独、艾吉。在我美好的青春时代，常常读他们的诗歌，并视他们为偶像。后来我涉足文坛，参加文学活动，与他们结缘。吉狄马加是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的院长，在北京、丽江等地多次听过他的课。也是在丽江，聆听过鲁诺迪基的诗歌讲座。我与三位哈尼族诗人哥布、莫独、艾吉之间的关系就无需多说了。还有其他许多来自各地方、各民族的文艺爱好者，大家都循着哥布的足迹和声名来到了热水塘。这是诗人们的聚会，也是一次小小的民族团结盛宴。

还没有到吃晚饭的时间，人们都聚集在村脚一块空地上进行歌舞活动。这地方选得真好，这是全村离土地和庄稼最近的地方。依靠土地生存的子民，当然要每时每刻与土地保持最亲密的联系了。全村男女老幼都穿上民族服装，在民间乐器的伴奏声中，唱唱跳跳。这是村人欢迎客人，也是庆祝刚刚结束的丰收。在客人面前，村人没有藏着掖着，他们把自己的技艺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正如把最好的美味佳肴拿到席上。村人野性质朴的歌舞感染到了客人，有的客人加入到伴奏队，吹吹打打，有的客人加入到歌舞队，唱唱跳跳。主人和客人汇聚在一起，形成百人歌舞队，欢歌笑语飘满了整个村庄。大家陶醉在歌舞中，丝毫没有察觉到太阳早已落山。

暮色四合，歌舞散场，该吃晚饭了。十余张桌椅摆成一条长龙，桌椅把大家连在一起。首尾对望，方便交流。桌面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哈尼农家特色菜，这些菜都是来自山林，绿色健康，美味可口。大家在百忙之中从各个地方赶来，这是一次难得的相聚。有些人初次见面，有些人久别重逢，大家借酒交流，好不热闹。这一天的热水塘不是过节日，但胜似过节。第一次来热水塘，然而这里的一切我是那么的熟悉。熟悉的山林，熟悉的梯田，熟悉的村貌，熟悉的同胞，熟悉的母语。这是诗人哥布的村庄，也是每一个哈尼人的村庄。

(作者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

金灿灿的麦穗

彭鑫

庄稼人的孩子，自小就是要下地干活的。割猪草、摘豆角、拾麦穗是秋收时节怎么也忘不了的记忆。

老家多山地，一垄一垄的麦子在秋风中荡漾，层层叠叠，此起彼伏，给山的脊背披上了耀眼的碎金。一在麦子顺从地匍匐在晶莹的镰刀下，成捆的麦穗在庄稼人勒得沁血的山头摇曳助威，张扬着五谷丰登的路头和富足。“刷刷”的割麦声刚在晚风中歇息，清晨拾麦穗的背篓已经背在了母亲的天空上。

天才刚露出鱼肚白，我就跟母亲下了地。麦茬交杂在土地上，和日月作最后的告别。母亲柔声说：“小心麦茬扎脚，麦茬还会咬手！”母亲腰间系着围兜，手里拿着镰刀，弯腰仔仔细细地扒着麦茬，拾到的麦穗仔放在围兜里，遇到鲜嫩的猪草，也一并割了丢进背篓。我开始紧跟在母亲的身后，只一会儿工夫，就拉开了好长一段距离。清晨的麦地湿漉漉的，草叶上凝结着晶莹的露珠。裤脚裹着冰冰凉凉的晨露，沉甸甸地往下坠，鞋子上的棉泥越积越厚，那黄泥巴就像会长个儿似的，渐渐地没过了脚背，直往裤腿里窜。

日头渐高，阳光变得毒辣，空气中蒸腾的热浪都变得扭曲了，额头上的汗止不住地流进眼里，辣辣的。母亲头也不抬地拉着土地赐予的珍宝，我早已累得筋疲力尽，敷着黄泥的鞋子和裤子已经变干了，硬邦邦的，每走一步都像灌了铅。我急切地催着母亲回家，她的围兜已装得鼓鼓囊囊，背篓里的猪草也冒了尖。“你看，前面几大块地还没拔，若是夜里下了雨，这麦穗陷进土里又该长成麦苗了！”母亲一边说着，一边把外套铺在地上，再把围兜里的麦穗倒在上

面。母亲说要收割子的意思，我只好悻悻地走到地埂边的大槐树下乘凉。

秋阳的余威不知还要在田埂上盘桓多久才肯走？我卖力地用手扇着风，还是觉得燥热。不远处的一口老井，恨不得半个身子都探了进去也捧不到一口水。直到母亲劈了半截苞谷杆给我当甘蔗吃，烧焦的喉咙才有了少许的安慰。母亲在不远处拾麦穗，我在树下玩着狗尾巴草，阵阵裹挟着麦秸清香的热浪袭来，我竟前所未有地感到幸福踏实。果然，土地从来不会亏待庄稼人，这方小小的天地永远给大家留着念想。那些春天和下的种子，秋收时都在以各种方式回馈着辛勤的耕耘。

回到家，母亲熟练选出几株青绿的麦穗递给我，“拿去火上烤烤就能吃！”我小心翼翼地吧麦穗架在炉火上，麦香丝丝缕缕地钻出来，很快像涨潮似地漫满了矮屋子，带着点儿焦脆的暖意。我馋得直流口水，母亲用围裙裹住滚烫的麦穗，双手来回揉搓。麦壳簌簌落在地上，露出圆滚滚的麦粒，还冒着白花花的热气。母亲抓一把塞给我，烫得我直搓手，小丑顺球似地往地上坠，鞋子上的棉泥越积越厚，那黄泥巴就像会长个儿似的，渐渐地没过了脚背，直往裤腿里窜。

母亲把麦穗一番挑拣，干瘪的装进麻袋，喂猪时掺在糠里，猪崽们呼噜噜吃得欢腾极了。饱满的挑出来，和新收的苞谷、南瓜、红豆一起下锅。金色的火苗噼里啪啦舔舐着锅底，锅里很快咕嘟出奶白色的泡，杂粮的醇厚香气从锅盖缝里钻出来，魂儿都被勾走了。在后来的时光里，这锅汤成了最浓烈的乡愁，一直在我的舌尖萦绕。

槐树枝头的蝉儿叫了又歇了，是在等待今年的儿人们回家收麦吗？那些散落在田地里的麦穗儿，闪着金光，那是故乡的颜色……

(作者系云南省作协会员)